

【教育学研究】

关学宗师张载的教育思想

孔令华

(长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关学宗师张载不仅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他在教育作用方面提出“敦本善俗”、“变化气质”的思想;在教育目的方面提出“立人之性”、“求为贤人”,最终达到“学为圣人”的思想;在早期教育方面提出了“养正于蒙”的思想;在道德教育方面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此外张载还提出了德智相统一的教育思想。当今研究他的教育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教育学;张载;教育思想;早期教育;德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7)02-0057-05

Educational theory of Zhang Zai

KONG Ling-hua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Zhang Zai is not only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of idealist philosophy of the Song and the Ming Dynasties, but also an educationalist who always seeks for truth. His idea on the function of the education is that education should be aimed at instructing people to return to good side of human nature and wipe out the bad side of it. He thinks that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is to show people the way to be noble-minded and well-behaved and to teach people to follow the doctrines. As to the early education, he insists that the right way of education should be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of one's childhood. His ideas in moral-teaching are to learn about the rules of the universe, to show the meaning of life, to advocate the valuable ideas of the masters and to search for a good way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the nation. He also attaches much importance to the equal emphasis on morality and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make a research on his educational ideas in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pedagogy; Zhang Zai; educational idea; early education; moral teaching

0 引言

张载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学说对理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和宋代教育理论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张载的一生完全可以说是学者和教育家的一生。他做官的岁月并不多,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学术、讲学和著述,他的思想和学术活动在陕西关中地区影响很大,从学

者甚众,颇有声望。张载创立了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四学派之一的“关学”。他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在《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文集佚存》、《拾遗》等著作中。张载在继承和发扬自先秦以来古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优良传统,总结长期教育实践和苦心力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社会政治观和哲学观,在教育目的和作用、儿童早期教育、道德教育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精辟而独到的见

收稿日期:2007-01-11

基金项目: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06KR64)

作者简介:孔令华(1970-),女,回族,青海西宁人,讲师。

解。这对当时,尤其是明清乃至今天的教育及教育思想无不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和总结。

1 实现“敦本善俗”、“变化气质”的教育目的

张载认为,教育的社会作用在于“敦本善俗”;教育对人的发展作用在于“变化气质”。要实现教育“敦本善俗”的社会作用,必须使人人都能“变化气质”,具备善美的人性;全社会敦本善俗了,也就能促使每个人“变化气质”。因此教育的社会作用和教育对人的发展作用是统一的。

北宋中叶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张载长期生活在关中地区,直接感受了西夏的侵扰之苦,面对当时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流弊,他主张推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全面改革。在教育上,要“兴学校,成礼俗”,以“敦本善俗”,解决“教养无法”的问题,他提出:“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学者,则道可传矣”^{[1]271}。并说:“贤才出,国将昌;子孙才,族将大”^{[1]20}。他据此设计了一套进行全面改革的实验方案,“方与学者议古之法,共买田一方,画为数井,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正经界,分宅里,立斂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孰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遗法,明当今之可行”。“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1]23}。这一方案虽“有志未就”,但他的思路是十分明确的,他把“兴学校,成礼俗”作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可见,张载对教育的社会作用是十分重视的。

从气本论的自然观出发,张载认为世界上一切有形的物体和无形的虚空,均由“气”构成,都是“气”的不同表现形态。他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1]17}。张载力图从自然的物质性探讨人性的实质。他认为人和万物同出一源,都是物质的气凝聚而成的,因而气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1]21}。而气又分为看不见的“太虚”和看得见的“气”两种状态,所以人生下来之后就有太虚的本然之性和气之性。据此,他把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天道的体现,因而是纯善的;“气质之性”是人后天养成的,由于禀受的阴阳二气有偏有全,即禀受的物质基础不同,所以是善恶相混的。“气质之性”常常蒙蔽和干扰“天地之性”的正常发展,因此,必须变化“气质之性”,使之回复到本然的善性。教育的作用就是“变化气质”。只要

认真学习,接受教育,就能够矫其偏浊,归于正清,他说:“苟志于学,则可以胜其气与习,此所以偏不害于明也”^{[1]330},“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今人所以多为气质所使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1]266}。张载用“变化气质”说明教育的作用,既论证了教育的必要性,又肯定了教育的可能性,得出“学即能移”的结论,纠正了孔子“生而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错误观念,为陈亮、叶适和王夫之、颜元等人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理论依据。但是张载气本论的唯物主义并不彻底的。他创立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又由“变化气质”导出了“立天理”、“灭人欲”的命题,反而给朱程理学的人性论和道德伦理学说构造了一个基本框架,给唯心主义留下了可趁之机。

2 “立人之性”、“求为贤人”,最终达到“学为圣人”的教育思想

张载关于“敦本善俗”、“变化气质”的教育作用集中体现在教育目的之中,体现在培养人的目标和规格上。在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方面,张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教育应该培养多层次、多规格的人才。张载认为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教人懂得如何做人,所以教育目的在于“立人之性”、“求为贤人”,最终达到“学为圣人”之境界^[3]。他把人分为世人和儒门两类,而儒门的人又分为学者、贤人(君子)和圣人3个层次或阶段。

(1)“学者”,即“学所以为人”。他说:“学者当须立人之性。仁者,人也,当辨其人之所以谓人,学者学所以为人”^{[1]321},学者就是学习儒家伦理道德学说并按照这种学说去做人的人。在张载看来,人既是物质的人,又是社会的人。物质的人和其他万物具有共同性即物质性;但人又与其他物质不同,人具有社会性,即人性,因此“学者当须立人之性”。这一层次的具体培养规格是:首先,“学者”的人性与世人不同。不学习的世人之性是“气质之性”,而“学者”之性是脱离了气质的“德性”。所以张载一再强调“学者常存德性”,“学者且须观礼,盖礼者滋养人德性”^{[1]279}等等。其次,“学者”的知识与世人不同。世人的知识是“闻见之知”^{[1]24},“学者”的知识是“德性所知”^{[1]24}。最后,“学者”的实践与世人不同。世人即百姓之行是“日用而不知”^{[1]188},“学者”用于实践的方式是“勉行”^{[1]28}。

(2)“贤人”或“君子”。张载说:“克己行法为贤”^{[1]46}。“君子宁言之不顾,不规规非义之信;宁身

困辱不殉人以非礼之恭;宁孤之无助,不失亲于可贱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礼节之也”^{[1]44}。所谓“贤人”、“君子”就是能努力控制自己,按照封建的礼法去做事、做人的人。其具体规格是:首先,“贤人”或“君子”的人性也是“德性”,但与“学者”的“德性”有所区别。“学者”的“德性”中“有我”,而“贤人”、“君子”的人性达到“无我”的境界。这是由“学者”到达“贤人”、“君子”的转折点。其次,“贤人”、“君子”的知识虽然与“学者”相同,也属“德性所知”,但其知识已超过“尽物、穷理”的程度,而是由“穷理”进而达到“知性、知天”^{[1]24}的境界。最后,“贤人”、“君子”的实践是“力行”。“力行”虽属于“勉行”范畴,但其“行”的水平远远超出“学者”,故能“先后天而不违,顺至理以推行,知无不合也”^{[1]80}。

(3)“圣人”。张载说:“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蔽也”^{[1]76}。在张载看来,“圣人”不仅“知人”,即克服“气质之性”中恶的成分,返回到本然之善,他称之为“成性”;而且“知天”,即充分发挥先天的德性,张载称之为“圣人尽性”。在张载看来,“圣人”的具体培养规格是:首先,“圣人”之性与“贤人”不同。“贤人”是“德性”,而“圣人”则是“性天德”、“纯是天德”。其次,“圣人”的知识与“贤人”有所不同。“贤人”是思而得的“德性所知”,即通过理性认识而获得的知识,“圣人”则是“诚明所知”,也叫“天德良知”^{[1]20}。最后,“圣人”对知识和道德的实践方式是“安行”^{[1]29},是“无意为善,性之也,由之也”^{[1]28},即自然而然的出自本能的行为。在他看来,圣人是能够“乐己行德”,将“天地之性”发挥得最彻底,将人性发挥到“与天道合一”的境界的人,又是能够“道济天下”^{[1]272}、具有实用价值的人,也就是那种集“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于一体的完善人格。张载挑战北宋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时弊,感叹教育的不得力,指责当时的教育目标中对人格的要求,只满足了“贤人”人格,不求“圣人”人格层次。为革除这种弊端,张载竭力在其教育主张和教育实践中追求“求为圣人”的理想。

张载多层次、多规格的教育目的与他提出的教育任务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教育的基本任务是“知礼成性”和“道济天下”^{[1]4},就是通过教育手段把人培养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道德和知识高度发展的实用人才,就是“学者求圣人之学以备所行之事,今日先撰次来日所行必要做事”^{[1]216}。学做圣人的过程就是学习、积累有用的知识,形成实践能力的

准备过程。

3 “养正于蒙”的早期教育理念

“养正于蒙”是一种早期的教育思想,它源于《易经·蒙卦》的“彖辞”:^{[1]31}“蒙以养正,圣功也”。张载继承这一思想并加以发扬:“‘蒙以养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1]31}。就是说培养学生的好品德和行为习惯,必须从童蒙时期抓起,及时教之,使不失其正。他还具体指出:“三代时人,自幼闻见莫非义理文章”^{[1]274};张载认为:“古人于孩提时已教之礼。今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益凶狠”^{[1]280-281};不要以为年少,就不抓紧教育和学习,“学者不可谓少年,自缓便是四十、五十”^{[1]280}。他认为,也不要以为年少无法接受教育,“勿谓小儿无记性,隔日事皆能不忘。故善养子者,必自婴孩始,鞠之使得所养,令其和气,乃至长性美,教之便示以好恶有常,至如不欲犬之上堂,则时上堂而扑之,若或不常,既挞其上堂,又食之于堂,则使孰适从?虽日挞而求不升堂,不可得也,是施之妄。庄生有言,养虎者,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有杀之之怒;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有决之之怒。养异类尚尔,况于人乎?故养正者圣人也”^{[1]315-316}。孔子自称十有五而志于学,不是说十五岁之前不曾学,“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己虽不知谓之学”^{[1]330}。早期施以正确教育十分重要,因为再教育比教育要困难的多。这是古今中外的一种教育共识,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5]。

重视早期教育是很多教育家所关注的,张载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区分了教学与习染的不同,“受教即是学”,在教师指导下教以正确的内容,才可谓“学”,才能学礼向善。而自发的习染,既可向善,也可能为恶,教学正是为了去掉或防止习染之偏,“学礼则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当世习俗缠绕。譬之延蔓之物,解缠绕即上去,上去即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一副当世习俗,便自然脱洒也”^{[1]330}。这是对孔子“性相近,习相远”思想的一个重要补充和发展。

4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教化

张载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传统教育思想,因而非常重视道德品质教育和修养。吕大临的《横渠先生行状》和《宋史·张载传》都称张载“其学尊礼贵德”,本人“以道德进”,又“多教人以德”^{[1]9}。“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320}是他经常教育学生的宗旨,也是他道德思想

的主要概括,更是他一生所追求的使命和追求。他给道德的定义是:“循天下之理之谓道,德天下之理之谓德”^[7]。

张载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以德育人。张载认为:“进德修业,欲成性也,成性则从心皆天也,成性则谓之圣者,大人成性则圣,化则纯是天德也”^{[1] 78},可见,他认为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使被教育者“成身成性”,又认为道德教育就是通过“穷理尽性”达到“穷神知化”的过程。为此,他的讲学“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1] 383},还总结了丰富的道德教育经验,提出一系列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1)虚心与尊礼相统一的原则。张载认为,这是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之一。他认为:“修持之道,既要虚心,又须得礼,内外发明,此言内外之道”^{[1] 270}。何为“虚心”?张载说:“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不可知也,以其虚也”^{[1] 326}。他又说:“顺帝之则,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冥然无所思虑,顺天而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静言之”^{[1] 326}。这是说“虚心”就是呱呱坠地的婴儿的那种本然状态的心,即“一静”。但是一般人不可能具备赤子的这种心态,所以张载又提出“毋四者则心虚”^{[1] 255},这里的四者指“意”、“必”、“固”、“我”。他解释说:“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1] 28}。有此四者,就违背了心的虚静状态,只有绝此四者,才能保持心的虚静。人能虚静其心,就是“顺天而已”,自然就能“纳善”。所以张载以虚静为道德修养的手段。张载的这种观点与他的气一元论的宇宙观是相一致的^[8]。

张载认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形成离不开内外条件或因素。内在思想上的“虚”已如上述;外在条件要以“礼”节之,“学者必先学礼”。他说:“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会好”^{[1] 265}。可见,一个人时时处处以“礼”为准则,就可以“知礼成性”、“集义守定”。他把尊礼视为同虚心相配合的重要的修持方法。虚心与尊礼相配合,就是体和用相一致,主体和客体相协调,如果这些关系很协调,那么社会和个人就都能得到发展。这就是张载所说的“内外之道”或“内外发明”。

(2)克己从礼。张载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认为道德教育必须下一番“克己”的功夫:“人须一事事消了病则常胜,故要克己。克己,下学也,下学上达交相培养,盖不行则成何德行哉!”^{[1] 287}意即一个人为了提高道德水平,就必须随时随地“俄顷不舍”,“勉勉为善”,做到“言有教,动有

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1] 44}。要象颜渊那样,“勉勉于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的理论根据是:“物,物也;身,亦物也”,“治身以道与治物以道,同是治物也。然治身当在先,然后物乃从,由此便有亲疏远近先后之次,入礼义处”。因此,“只有责己,无责人”,“从基本一节节实行去,然后制度文章从此而出”^{[1] 288}。张载特别推崇“礼”,认为礼是天理之自然,又是人性之本源,要做到克己就必须学礼、崇礼、从礼、守礼,并将此视为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与基本途径。“克己从礼”就是用封建伦理道德约束、规范学生的言行,显然是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但在道德教育中培养学生随时随地自觉地用一定的道德准则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言行,这无疑也是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符合道德教育规律的^[9]。

(3)寡欲。在张载看来,寡欲也是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生活在北宋初年的张载,深感当时社会上“人人有私欲之心,与学正相背驰”。因此,他要求“学者要寡欲”^{[1] 281}。张载认为,人欲是气质之性的基本因素。因此,他所主张的“变化气质”就是要寡欲,寡欲也是克己的一种具体表现。他把寡欲与学习看做是培养高尚道德品质的重要手段与途径。

(4)集义养气。荀子有“积善成德”之说,张载有“集义然后可以得浩然之气”的主张。这二者是一脉相承的。韩愈曾说:“行而宜之之谓义”。可见,“集义”与积善一样,就是要人们做好事,做善事;而且不是偶尔地做几次,最好是做那么一辈子,日积月累,自然就能养成高尚的品德和行为。“集义”然后可以养得浩然之气,正如张载所说:“集义犹言积善也,义须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气”^{[1] 198}。浩然之气是孟子提出的一种思想,历代儒者对其进行发挥,即通过反省内求,在充分扩充仁义本性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精神力量,相当于“勇气”、“正气”、“气节”或“理直气壮”之“气”。因此,浩然之气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必须体现为坚强的道德意志,是以理性自觉为基础的“集义所生”。“集义养气”主要是通过不断地克己从礼而实现的,只有克己从礼,才能养得气、集得义。他说:“义者,克己也”^{[1] 279}。养“浩然之气”,不是静坐默想,而是通过“集义”。“集义”就是去恶、集善。他说:“养浩然之气须是集义,集义然后可以得浩然之气”^{[1] 279}。

张载把“集义”与“养气”联系起来,既强调追求“脱然在物我之外”的精神境界,又重视“博文应事”的实际工夫,从而克服了孟子养浩然之气的神秘玄

妙色彩,对宋明理学家在道德教育中提倡读书践履相结合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5)改过。张载强调厚重自持,认真学习,以贤者为友,勇于改过迁善。改过是自孔子以来一直受到历代教育家重视的一种德育手段。张载说:“将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学,德乃进而不固矣。忠信进德,惟尚友而急贤,欲胜己者亲,无如改过之不吝”^{[1]66}。在此他把改过与厚重、学习、交友放在一起加以提出,当有其一定新意,值得后人认真学习和借鉴。

5 “不尊德性,则学问从而不道;不致广大,则精微无所立其诚”的德智相统一的教育观

自孔孟提倡仁(德)智(知)统一原则以来,历代学者几乎都有所继承和发展,并演变为“尊德性”和“道学问”相互促进的德育原则。张载在这一方面是颇有贡献的一位学者。他说:“充其德性,则为上智”^{[1]307},即把培养道德与发展智力统一起来。他又批评道德品质与智能脱节的现象说:“士必懿而后智能焉,不懿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1]46}。这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具备诚实而谨慎的道德品质,才能通过学习使智力与能力得到发展;如果缺乏这种道德品质,即使智能强,也毫不足取,反而有如豺狼禽兽,使人不敢与其接近。关于二者的辩证关系,充分地反映在张载所说的这么一段话中:“不尊德性,则学问从而不道;不致广大,则精微无所立其诚;不极高明,则择乎中庸失时措之宜矣”^{[1]28}。这是说,如果不尊崇德性,则学问就得不到正确的引导;不把德性推广应用,则精微的义理就掌握不住;没有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规律有深刻的认识和掌握,则道德实践就只能是就事论事,不能因时制宜。总之,张载已经认识到尊德性和道学问之间相互促进和相互联系的关系^[10]。用现代话说,他已经认识到道德品质的修养离不开文化素质的提高,而文化素质的提高又有助于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个见解应该是深

刻的^[11]。

6 结 语

张载的教育思想是丰富的,也是相当复杂的,他的人性二元论综合了历史上种种人性论的优缺点,提出了一个较符合封建伦理道德教育需要的人性论。他从气本论出发,用“变化气质”来说明教育的作用,但张载气本论的唯物主义是不能贯彻到底的,含有不少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杂质;张载教育思想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但由于人性问题上的二元论,导致了他的教育观的两重性。事功学派的陈亮、叶适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学者(如王夫之等)从张载的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而程朱、陆王等理学家更是推崇张载。因此,对张载的教育思想,我们应当坚持科学分析的态度,认真加以鉴别、借鉴和批判。

参考文献:

- [1] 张 载. 张载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2] 赵吉惠, 刘学智. 张载关学与南冥学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3] 王夫之. 张子正蒙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4] 王炳照, 阎国华.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6.
- [5]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 [6] 毛礼锐, 沈灌群. 中国教育通史[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
- [7] 燕国材. 中国教育心理思想史[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 [8] 罗 炯, 简定玉, 李太平, 等. 中国德育思想史纲[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9] 冯从吾. 关学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10] 崔华前. 论张载的德育方法[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12(2): 127-131.
- [11] 张瑞雪. 论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三个层次[J].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7(3): 67-71.